

40年,蝉鸣依旧忆柏中

岁月不居,时节如流。当指尖轻触一九八六的时光刻度,蝉鸣便穿越40年风尘,再度漫过耳畔。柏泉中学的麻柳,依旧在窗前摇落碎金,而那些青涩的流年,早已随叶影叠印,刻进岁月的骨血。弹指间,四十春秋随风散,昔日鲜衣怒马的少年,今朝鬓角已染霜华,却依旧守着心底那方青春热土,从未走远。

忆往昔,青春作骨,岁月为章。高三(20)班的教室,是我们青春的容器。那时的日子慢,车马邮件慢,连时光都愿意为我们停留;可我们的梦想很快,一心要冲破柏泉的阡陌,飞向山海另一端的辽阔。

怎能忘,恩师引路,如灯如炬。班主任刘行永,以严谨为尺、耐心为梳,替我们理清公式与定理的脉络,是我们求学路上最坚实的主心骨;方道胜老师,用抑扬顿挫的语调,将文字的平仄与风骨,娓娓道来;许秀绒老师,带着一口广东英语,为我们推开眺望世界的窗;董方旭、张昌尧老师,以奇妙实验为钥、严谨推导为径,揭开自然的神秘面纱;郑法章、邱星桥老师,用渊博

学识为基,搭建起我们认知社会与生命的框架;张正荒老师,以嘹亮哨音为令、严苛训练为练,让青春的体魄在磨砺中愈发强健。师恩如泉,润物无声,如今想来,依旧温热。

怎能忘,同窗相伴,如影随形。张文强与张芳英埋头苦读的模样,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,是青春最动人的序曲;胡秋铭清甜婉转的歌声,如沐春风,悦耳动人;赵惠昱爽朗清脆的笑声,驱散阴霾,平添欢愉。

那时的教室,从未有过片刻寂静。熊仁强、蔡真斌的唇枪舌剑,是思想碰撞的火花;颜文杰、魏万忠的琅琅书声,是青春向上的呐喊。为一道数学题争得面红耳赤,为一道难题破解相拥欢呼,那些纯粹的欢喜与争执,成了岁月里最鲜活的注脚。丁国富、曹联合,你们的名字藏着时代的印记,更藏着我们同窗岁月最真挚的情谊。

王永乐、陈桂斌,可还记得晚自习后,并肩走过的柏泉小路?星光落在肩头,晚风拂过发梢,脚下的路虽短,心中的未来却无限绵长。陈铃、姚春华,当

年那些关于未来的憧憬,是否都已在岁月里开花结果?

岁月长河,总有浪花刺痛心弦。杨小华、耿金云,你们曾是我们的骄傲,或以数字丈量企业脉动,书写武汉发展篇章;或以智慧深耕教坛,点亮学子成长之路,却在盛年匆匆离去,只留一杯未饮尽的酒,一腔道不尽的惋惜。斯人已逝,情谊长存,你们的身影,永远留在我们的青春记忆里。

40年,足以让柏泉的阡陌换了新颜,足以让我们从青涩少年长成沉稳模样。高莉萍、赵花荣,偶遇时眼角的皱纹,不是岁月的苛责,而是生活赠予的勋章。袁小香、张秀娟,愿你们笑容依旧,时光温柔,仿佛我们从未长大,依旧是那个不知愁滋味的少年。

怎能忘,那些独特的灵魂在青春的画卷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。眉眼含笑的胡全喜、静水流深的李文东、心有丘壑的胡放心、遗世独立的赵玉红,你们于沉静中自有一股笃定与力量,你们为改变命运而刻苦学习,那股韧劲令人动容,你们每个人,都是高三(2)班不可或缺的星辰。

最珍贵的,是刻进骨血的少年意气。朱革新,恰如你的名字,敢闯敢试、敢破敢立。我们这一代人,在各自赛道书写精彩人生。无论身在何方,身居何位,高三(2)班永远是心底最柔软的港湾,是青春最坚实的归处。

怎能忘,蔡大力校长对我们的关怀如春风化雨。我铭记您专程接我参加高考预考的恩情,更念一个月高的夜晚,您为找我步出校园数里,耐心开导迷惘冲动的我:“路自有途,心灯长明,世间则无不可逾之坎。”您的教诲如灯,引我安心向学。您的言传身教,终是我青春里最温润的底色。

若有重逢,且共饮一杯岁月的酒。不必叹“少小离家老大回”,因为柏泉是我们的根,这份情谊是我们的魂。40年光阴酿就的酒,愈久愈醇,愈品愈香,早已融进血脉,成为生命的一部分。

愿历尽千帆,归来仍少年。愿高三(2)班的每一位同窗,马年行健,身体康健;岁月安然,静好无忧;情谊如磐,岁岁长安。

作者:林连鸿(59岁)东西湖区径河街道官塘角社区

我与红钢城邮局的过往

如今的红钢城邮局,可以说是红钢城为数不多的老房子。从我上小学到现在,50多年过去了,这座三层楼房仍然挺立在和平大道路旁,虽然显得矮小,但是它见证了红钢城半个多世纪的变迁。经过修缮后的红钢城邮局,外观还保留原来的样子,每次从这里路过,常常勾起我的回忆。

在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,父亲开始教我写信。第一封信是写给外婆的,印象非常深刻,我到现在还记得其中的句子:“外婆,您好。我上二年级了,这学期期末考试语文得了98分,算术得了99分。下学期我一定更加努力,争取得100分。外婆,您身体好吗,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没有。中秋节快到了,妈妈给您寄来了月饼和10元钱,希望您生活愉快。托您的福,把我从两岁带大到六岁半,快上学了,您才离开去带舅舅的小孩。

外婆,您辛苦了,我永远不忘您的恩情。爸爸妈妈的身体很好,我们全家一切都好,请您放心。最后,祝您身体健康,万事如意。”

写信的时候,父亲就坐在我身边,不会写的字,他教我写,还一边提醒我该写什么,写得不通顺的句子,教我改过来,直到他看得满意了,才让我工工整整抄一遍,然后带我到红钢城邮局,买了邮票和信封。父亲用钢笔在信封上方写了外婆的住址,中间写外婆的名字,下面写他厂里的地址。完后,把折叠的信纸放进去,再把邮票贴在封口处,交到我手上,我兴奋地举过头顶,投进跟前绿色的信筒里。

接下来的日子,我天天盼望外婆回信,大约过了一个月,有一天,爸爸下班回来,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递给我说,这是外婆来的信,夸你信写得好,字

也写得好。我高兴地打开信,映入眼帘的潦草字,很多都不认识,这是舅舅代外婆写的,爸爸读了一遍后,我记住了这几句话:“我没有白把你带大,看到你的信,我激动万分,信写得好,字也写得漂亮,希望你好好学习,锻炼身体,孝敬父母,不断进步。”

没想到第一次写信,就得到外婆的赞许,我对写信更有信心了。第二封信也是写给外婆的,我想起儿时的一件事。一天中午,隔壁的小妹吃完饭,把空碗放在凉台上,我从凉台爬过去,后脚不小心把碗碰到地上,碗底摔了个小口子,小妹哭着要我赔,我很害怕。外婆知道后,没有说我,用买菜省下的钱,去土产商店买了个一模一样的碗给小妹。由于外婆的呵护,我免受了爸爸妈妈的责备。

信是我主动写的,爸爸看

后笑了,又拿给妈妈看,妈妈说这事她都不知道,我为什么要写出来。“我要谢谢外婆,她对我总是那么和蔼。”想到外婆无微不至地照顾我,即便我还小,也怀着一颗感恩的心。我独自写完了这封信,用真情去写,其实不难。

小时候总共写了多少封信?我不知道,好多年过去了,直到外婆去世,家里有了电话,便很少写信了,随着手机的逐渐流行,写信与我渐行渐远,变得陌生了。

有一天,当看到修缮后的红钢城邮局时,我不由自主地驻足凝视这座熟悉又陌生的老房子,抬头仰望旁边的钰龙时代中心大厦,再把目光投向红钢城地铁站,沧桑巨变令人感慨,令人期待——未来的红钢城会更加辉煌灿烂!

作者:芦国胜(63岁)青山区红卫路街道康苑社区